

夢

厂

雜

著

潮嘉風月

目錄

麗景

九則

麗品

二十則

軼事

八則

夢尸雜著

潮嘉風月

山陰

俞蛟

青源

青樓珠箔能勾蕩子之魂赤飯雲繒難實
妖姬之壑被無窮之遺害溯作俑於何年
金縷歌殘艷名花而早折玉簫聲咽傷幽
會以難期洞號迷香入尋何衆泥惟沾絮
洗脫者誰僕也不解溫柔貽譏風雅遇紫
雲於席上敢發狂言廣綠水於牆邊頓忘

綺夢墨堆雪嶺美醜無煩加黑白之評風
颭荷珠姻緣何必有短長之喻乃梅州帶
水毗接封圻而潮郡連疆地隣瀛海徹夜
之笙歌叠奏撥鷗絃而驚起潛鱗侵晨之
粉黛皆香籠蟬鬢而艷留碧漪采風問俗
紀載宜詳品翠題紅篇章爭麗逞擲心而
賣眼每氣盡於綺袴園中竭獻笑以呈歡
徒魂斷於蓬窓深處迨夫色荒情倦繼以

裘敝金殘對此目之蕭條傷懷殊甚憶當年之佳麗迴首難堪是用箴規爰資蒐輯

麗景

潮州居羊城東北山海交錯物產珍奇嶺表諸
郡莫與之京以故郭門內外商旅輻輳人烟稠
密儼然自成都會昔韓文公貶潮陽刺史驅鱷
魚之害開文教之端後人追慕其德名其江曰
韓江越今七百餘年烟波浩渺無滄桑之更而
繡幃畫舫鱗接水次月夕花朝髻影流香歌聲
戛玉繁華氣象百倍秦淮此外如梅州之八角

亭前齊昌之西河塘外雖規模不及而兩絲花
片殢人魂魄如出一轍也若非在上者惠養有
方則荒徼之區安能富庶華美至此極哉

潮嘉曲部中半皆蛋戶女郎而蛋戶惟麥濮蘇
吳何顧曾七姓以舟爲家互相配偶人皆賤之
間嘗考諸紀載蛋謂之水欄辨水色卽知有龍
又曰龍戶秦始皇使屠睢統五軍監祿殺西甌
王越人皆入叢簿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意者

今之蛋戶卽西甌之遺民歟生男傭事蓬蒿祇
在清溪潮陽五百里內往來載運貨物以受值
生女則視其姿貌之妍媸或留撫畜或賣鄰舟
父母兄弟仍時相顧問稍長輒勾眉敷粉搨管
調絲蓋其相沿之習有不能不爲媚者非如燕
趙之區隨處可遊資生多術乃不顧廉恥以身
爲貨可同日而語故遇交好者擇純謹可倚卽
托以終身不俟老大始嫁作商人婦也廣東蛋

戶與浙江墮民曾蒙

諭旨准其爲良與居民一體安居習業土豪地棍橫加逼辱依律治罪載在令典此真胞與爲懷欲滌斯民舊染之污無如結習莫除甘於下賤亦可哀也已

六篷船形製昂首巨腹而縮尾首長約身之半前後五艙首艙居則設門并几席之屬行則并篷去之以施篙楫中艙爲欸客之所兩旁垂以

湘簾雖寬不能旋馬而明廠若軒庭前後分爲
燕寢几榻衾枕奩具熏籠紅閨雅器無不精備
捲幔初入覺錦綉奪目芬芳襲衣不類人寰然
此猶麗境之常耳頃年更有解事者屏除羅綺
卧處橫施竹榻布帷角枕極其樸野榻左右各
立高几懸名人書畫几上位置膽瓶爨鼎閒倚
篷窓焚香插花居然有名士風味對榻設局脚
床二非詩人雅士不延坐韓江抵清溪往回千

餘里處處修篁夾岬每乘此船與粉白黛綠者
憑欄偶坐聽深林各種野鳥聲頓忘作客是何
異古之迷香洞非胸有卓識安得不爲之惑謬
云少不入廣職此故歟

潮嘉風俗朴魯良家婦女布衣椎髻形頗惡劣
舟中則雲鬢分梳薄如蟬翅蛾眉約秀淡若春
山綵袖曳風唾花凝碧繡鞋步月瘦玉生香至
於環珮聲低芳踪漸遠釵鈿製巧新樣頻翻更

有不能收舉者而俗荒之徒囿於習俗每嫌蓮
船不束無論妍媸見而齒冷是皆措大之見烏
足與品題佳麗哉從來歌咏美人未嘗語及其
足唐史稱楊妃羅襪宋書稱婦人圓履韓冬郎
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皆不纏足之明驗且昔
人論東坡詩如名家女大脚步便出是女之美
惡不在足之大小今有人焉濃眉濶目碩腹粗
腰雖裙底雙鉤不盈三寸亦謂之佳麗乎如余

所見潮州之竹姑興寧之貞娘月鳳郭十娘麥蓮鳳梅州之吳小金麥鳳妹皆眉黛楚楚一笑嫣然緩行獨立倍覺娉婷余雖不解箇中三昧而知當日西子太真足以傾人城者斷不在鳳頭窄小也

琵琶古樂器也自康崑崙而後能彈五十四絃者已久無其人矣然當時太常卿王珣嘗云琵琶聲多琵琶聲少亦未可彈大絃豈俗手所能擅其

伎哉今舟中女校書度曲動輒亂撥石槽以倚
和其韻雖有巧者時變新聲究不足與言樂也
但空江秋夜月印澄潭雁橫碧落箕踞蓬窓靜
聽隣船輕彈低唱亦復不惡友人金柳南贈林
香竹姬人大美云香楓一曲欲銷魂紅燭青尊
忽夜分無限幽懷寫不盡滿江涼月白紛紛
鴉片烟出外洋諸國色黑而潤凡遊粵者無不
領其旨趣余初不知爲何物後按本草綱目云

鴉片一名阿片又名阿芙蓉天方國種紅罌粟
花不令水淹頭七八月花謝後刺青皮取之此
說甚確余嘗見人煮烟熬膏其中尙有花瓣如
蓮者不過形體畧小其爲罌粟所製無疑友人
姚春圃嘗爲余道鴉片之美謂其氣芬芳其味
清甜值悶雨沉沉或愁懷渺渺矮榻短檠對卧
遙吹始則精神煥發頭目清利繼之胃膈頓閑
興致倍佳久之骨節欲酥雙眸倦豁維時拂枕

高卧萬念俱無但覺夢境迷離神魂駘宕真極
樂世界也余笑曰其然豈其然乎然近日四民
中惟農夫不嘗其味卽仕途中多有耽此者至
於媚家無不設此以餌客然嗜好過分受害亦
甚酷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爲
精緻爐形如截筒高約一尺二三寸以細白泥
爲之壺出宜興窑者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

大者可受半升許杯盤則花瓷居多內外寫山水人物極工致類非近代物然無款誌製自何年不能考也爐及壺盤各一唯杯之數則視客之多寡杯小而盤如滿月此外尚有瓦錯棕墊帑扇竹夾製皆樸雅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拱璧尋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將泉水貯鎬用細炭煎至初沸投閩茶於壺內沖之蓋定復遍澆其上然後斟而細呷之氣味芳烈較嚼梅花更

爲清絕非撈戰轟飲者得領其風味余見萬花
主人於程江月兒舟中題吃茶詩云宴罷歸來
月滿闌覬衣獨坐興闌珊左家嬌女風流甚爲
我除煩煮鳳團小鼎繁聲逗響泉篷窓夜靜話
聯蟬一杯細啜清於雪不羨蒙山活火煎蜀茶
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尙者惟武彝極佳者每斤
需白鏹二枚六蓬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見焉
潮州土俗以蛇之青色者爲青龍奉之如神每

歲二月望前結綵爲輿管絃鉦鼓昇之以行名
目通青龍各船女郎之未經梳櫛者皆濃粧艷
服扮劇中故事隨神遊行望之燦然如錦始濯
如花始發艷心眩目莫可名言紈袴子弟裙屐
少年爭備金繒擇佳麗者以次給之受者名曰
得標得標多者聲名噪甚卽有大腹賈不惜千
金爲製衣飾與之梳櫛昔邱海陽鏡香有觀妓
詩云鳳城二月好春光社鼓逢逢報賽忙百戲

具張全不顧爭圍擡閣看新粧又云一枝花鬪
一枝新公子王孫逐後塵奪得錦標載月返不
知春思屬何人蓋實錄也

曲中稱謂多不可解如余澹心秦淮雜誌所載
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
之曰娘兒客至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
之類皆不離乎本來面目惟潮嘉妓呼客曰老
燕客呼妓曰老褻外人呼之曰阿嫂或曰潮人

阮讀如燕襄讀如相卽劉阮楚襄之意是真癡
人說夢楚襄非女子何以客反呼妓爲襄耶燕
襄之稱必有命意者在惜無從考據耳舟中妓
女親生者少皆買自貧家或得諧他舟教習絃
歌傳授衣鉢頗廢劬勞迨梳櫛後一切家計取
給于女謂之當家當家日久遇意中人任其繾
綣不甚管束唯私本船篙工則與良婦犯奸無
異阿母忿相責詈不少寬容姊妹中亦鄙薄之

此娼家家法也

麗品

濮小姑韓江人態度豐艷柔情綽約雖不嫻文翰而吐屬溫如遇少年服飾炫麗舉止浮蕩者厭薄之名士騷客聯句飛觴則櫻唇微綻粉靨生渦侍坐終日不倦否則邀之不至卽至酒數行先姊妹歌滿江紅一曲便向座客斂衽辭去雖有力者啗以金帛挾以威勢亦不顧也故當時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如奉爲吟壇主

臨安吳殿堦擷雲校試潮嘉適乘其舟嚴諭從人禁妓不得入謁小姑竊窺而心慕之然以學使尊嚴何敢遽爲毛遂輓轡於中莫可排解者累日矣一日傍晚舟次齊昌江口密雨如注小姑曰此天贊我也因與其母定計設筵醉僕從於他舟潛令篙師約當吳寢所穴篷數處頃之衾枕淋漓吳急起狂呼莫有應者小姑僞自夢中驚覺挑燈出視謂吳曰湫溢何可憩息後有

小榻尙潔敢請貴人移寢何如吳晚之嫣然一
笑媚致橫流不覺心動遂與燕婉及試罷返省
題便面以贈小姑曰輕衫薄髻雅相宜檀板佢
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見鄭都知
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衿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
送人去十日蓬窓便百年小姑捧詩而拜欲脫
籍隨行吳不可殷勤慰諭而止於是潮人咸呼
小姑爲殿撰夫人云小姑益自矜貴卽名士騷

客亦難輕覲其面假母逼之小姑曰兒曾侍寢
玉堂何可復理故業遂出私囊千金於湘子橋
邊築精舍數間焚香禮佛後聞吳君逝世設位
哭奠數日不食而卒至今潮人艷稱之噫歌妓
中如濮小姑者亦傭中佼佼者乎余聞吳公臚
唱後告假完姻其夫人雙目失明自慙非偶告
之父母遣人謝絕吳曰夫婦之義一與之盟終
身不易漢宣帝卽位尙求微時故劔余何人斯

敢背此盟卒爲夫婦其高義有足稱者因紀其
遇小姑而并及之

艷妹不知其姓氏或曰卽濮小姑之妹姿態豐
艷舉止蘊藉頗有小姑風浙人沈靜常贈以詩
曰蘭湯試罷倚新粧回憶巫雲幾斷腸寶樹自
歸珊瑚網後一枝紅艷獨凝香生平不諳絃歌酷
喜彈棋客至其舟有善奕者卽鬻茗對局終日
不倦靜常每勸其脫籍而妹不悟因題詩棋枰

以寄之殘棋一局費思量小劫頻經未散場困
到垓心纔回首滿枰花影已斜陽妹得詩泣下
曰靜常真愛我也敬當什襲無負明訓然同心
難得至今尙在曲中

才娘眉目如畫能學內人粧束樵風居士贈詩
云百結雲鬟七寶釵曉粧纔試鏡奩開不知宋
玉傷秋甚鎮日墻東盼楚才其隣舟有福來青
姑色藝與才娘頡頏而談吐流利應酬圓轉則

之有無名子贈福來云石槽一曲奏新聲彈
向江天月正明汨濕青衫緣底事兒家前歲學
初成又贈青姑云素馨百朶綴釵梁蟬髻輕盈
燦雪光勻罷晚粧人倚檻好風吹去隔江香

曾春姑澄海人自幼父母俱喪依於孀母蓉娘
丰姿穠粹如碧桃初放滿座生春顧性情孤峻
每日晨起梳洗畢輒閉戶焚香或臨窓刺綉不
喜見人嘗有販米客備百金願親鄉澤春姑鄙

其人毀粧稱疾客去蓉娘讓之春姑曰撫養之恩兒豈忘懷容俟得當以報無相迫也蓉娘無如之何然春姑之名從此噪甚欲締交者鵲首屢滿俱不當意吳江金大司馬聽濤爲諸生時作客韓江聞其名訪之值午睡因朗吟梁簡文美人春睡圖低鬟壓落花之句驚迴幽夢倦眸斜注覺金公神彩不似庸流整衿徐起叙談良久情意頓洽遂成燕婉未幾金公鄉試旋里春

姑祖餞江邊攬衣揮涕金公取小端硯勒其事
於背贈之曰我苟富貴携此而來當不相負春
姑珍如趙璧後十餘年金公以內閣學士校試
潮嘉向例當道往來蛋船應役時春姑猶在舟
中未脫籍隨蓉娘至清溪聞學使姓名里居甚
確伏篷底窺之態度宛然密謂蓉娘曰是誠前
度劉郎也夜分設筵舟中延其幕客沈靜常者
邀金公過飲春姑作別時粧束俟酒酣用盤承

硯獻之金公就燭取視驚詢曰爾豈昔年韓江
曾氏春姑耶春姑鳴泣不成一語金公携硯返
舟作詩二首贈白金五百兩慰遣之春姑遂留
金於蓉娘曰兒不能復事賤役聊借金公之惠
以報阿姊恩因擇士人委身而去詩曰含顰憶
昔侍尊前麗服靚粧似水仙今日相逢卿老矣
不堪回首問當年不抱琵琶過別船芳心石
一般堅相思有証分明淚漬模糊滿門田潮

嘉河畔至今傳頌焉

蓉娘字秋卿不善飲酒每酌半杯卽紅暈滿頰
如落日芙蓉情致纏綿繾綣凡與交者均不能
忘懷黃岡張司馬贈詩云被池香暖睡昏昏日
過高春尙掩門怪煞雪衣頻喚起梨花滿地見
春痕江頭小宴捧霞觴風送芙蓉隔岸香侑酒
却防呼唱曲潛邀姊妹理霓裳其女姪曾春姑
落籍後蓉娘老大隨土人而去

郭十娘居齊昌西門外早著艷名一時名流爭
妍取媚尋盟責諾無虛日十娘蔑如也獨與余
友金柳南傾蓋輸心如董小宛之遇辟疆柳如是之懷謙益其私心竊計謂意中目中微斯人
莫可委身者柳南名作機與余同里家計山卓
犖不羣意氣豪邁工吟詠屢應童子試不售卽
棄去遊於滇楚臨流攬勝慷慨悲歌久之賦歸
益無聊因挾申韓業遊嶺南公卿間理文案詳

慎明敏雖久居要津者不能及人多忌之以是
恒賦閒然雖貧猶典衣聚書至數千卷嘯歌不
廢而所爲詩益工宜其縱情風月欲銷壘塊鬱
勃之氣於溫柔鄉也先是柳南遊幕齊昌公餘
登河濱之鄉嬛樓屢招十娘不至因以蟬翼紗
二端並蒂蘭一枝遣僮申欵曲十娘收蘭返紗
謂僮曰歸語汝主好珍重此花拜惠多矣越日
柳南張謙邀姬少選十娘珊珊來雅服靚粧容

華妍秀席間奏湘妃怨一曲宛然幽篁浥泪音
韻悽楚定情未幾而十娘嬰疾柳南爲之焚香
默禱由是十娘情意逾密欲脫籍相從而柳南
旅囊羞澀因製如意一鈎各執半要盟以待異
日適某邑某公風聞柳南名嗙俸厚幣以聘勢
不可却刻日戒途十娘設讌以餞相對汎瀾酒
半柳南僞醉離席馳馬去從此關河間隔歡會
難期矣柳南以世無黃衫客恒鬱鬱因賦如意

詩寄十娘曰如意不如意其如如意何望穿春
信杳別久淚痕多孤月照衾展重雲鎖黛螺回
頭似一夢壯志盡銷磨後十年柳南重過娜嬛
十娘已卧病床第玉容憔悴握手失聲柳南賦
詩二十首歌以當哭節錄其半十載重來事已
非梨花零落燕分飛徐娘未老風姿減汨濕當
年舊舞衣幽蘭一剪証前因蟬翅紗輕穩稱身
對鏡嫣然渾一笑分明我是意中人搗翠偎紅

正暮春名花齊折鬪芳辰一枝冷艷誰堪似妙
手玲瓏寫洛神樺燭高烧照綺筵清歌兩部醉
羣仙漏聲欲斷人初散偷近熏籠倚玉肩小閣
濛濛細雨中殘燈隱約背窓紅傷春倦卧無人
問獨爇心香禱碧空沉疴乍起倍清耀閉戶兼
旬似隱居興至偶然乘彩鷁間憑水榭數遊魚
不曾豈指學紅綃鐵練何須鎖綺寮怪底連宵
玩明月出門動卽遣垂髫

原注十年前假母處
十娘效紅拂故事跬

步命小半鈎如意締三生密誓雙雙對短檠小
婢隨行紅兩頰欲呼夫婿又低聲悲莫悲兮生
語有時紅兩頰欲呼夫婿又低聲悲莫悲兮生
別離臨岐揮泪共牽衣明朝南濟橋頭水不兒
鴛鴦相並飛賣賦慙非司馬才空教紅粉委荒
萊不知海國蒼茫外何處黃金可築臺未幾十
娘奄逝埋香黃土柳南携尊哭奠其生前愛桃
花爲購數十株環種墓門吾知異時花發成林
香凝紅露猶似當年人面也

郭十娘有妹曰紐兒膚髮光膩眉目韶秀惜兩
腋下有氣觸鼻甚穢俗名爲狐騷臭遇讌集酒
酣輒薰蒸滿座徃徃有掩鼻而去者友人周海
廬與之暱贈以詩不啻聯篇累牘並遍徵諸同
人之善詠者裝錦軸贈之余戲拈黃金縷一闋
云芳思撩人當永晝無限柔情河畔心期久金
屋勸君須早構六蓬船可藏嬌否底事尋春偏
獨後綺夢初迴小字頻呼紐百和香濃薰莫透

知君愛麝狐騷臭海廬大慙遂與紐兒絕後遇
土人以百金爲之落籍當與海廬有同好也

大美字美娘廉靜寡欲衣飾朴素每逢讌集酒
酣拇戰羣囂紛起獨美娘默如善歌馬頭調其
聲嬌而細宛而長如春鶯出谷然深自珍秘初
見不輕度也與梅州陳生交逾年舉子卽潛至
其家母訪得之挾之歸不從因延道士作法俗
名狗頭符美娘心動遽返近主閩人林香竹教

之誦唐詩至劉希夷今年花開顏色改明年花落知誰在爲之憮然亦有心人也

蓮鳳玉膚花貌雲鬟霧鬢真曲中尤物爲人敏妙廣筵長席間使主觴政纖悉無訛且能爲酒客解紛故凡有宴會鳳不與則舉座不樂名重程江惜其母貪鄙客纏頭輕者輒形辭色以是遊踪漸稀唯余同僚北平松君以貴家子弟揮金如土恒至其舟蓮鳳亦善事之

桂姐姿首畧堪寓目故自矜莊不苟言笑儻夫
妄稱其有閨閣態互相推奉桂姐益自信不疑
甚至客至其舟白眼相對無一言酬答有惡少
恨之僞爲貴公子乘其舟至清溪道上俟夜深
人靜令乞兒數輩褫其衣而迭就之創甚自此
稍斂戢昔日伎倆不敢復試矣

西姐品格端好能誦毛詩及四子書舟中以女
學士呼之吾鄉劉生曾至其舟見西姐憑几作

札致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惠而好我命彼
風駕我有旨酒以燕嘉賓其樂何如如鼓瑟琴
劉生不勝心折因力勸其從良西姐不久卽隨
杭州徐某脫籍去粵中歌妓能讀書通文翰者
西姐而外指不再屈

月兒姿首清麗白晝相接如對名花映燭而坐
愈覺其妍故人呼爲夜嬌嬌桂山邱學士贈詩
云春衫窄袖小雲鬟燭影浮杯照遠山怪煞纖

纖江上月夜來光彩滿人間由是月兒名噪甚
遠近文學之士得識一面以爲快

大善一名西洋謔姿色穠粹堪與桃李爭妍爲
殿撰劉大戎賞識贈詩云叱咤頃刻變風雲橫
槩江阜酒正醺百鍊此身得一善溫存不讓李
將軍其妹善姑亦娟秀並有詩云雲翹繼起賽
雲英踏月歸來調素箏獨善何如兼善美休言
先已證三生自是兩姝實錄

小金舟居程江之東容光韻秀體態娉婷頗有
大家風範與蕭山朱某交好曾於秋夜乘艇間
泛歌浣花溪一曲音韻淒惋兩岸旅人爲之揮
涕朱某臨別贈七絕二首銷盡爐香獨掩門琵琶
聲斷月黃昏愁心正恐花相笑不敢花前拭
淚痕棲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疎樹幾行不與
行人綰離別垂條空自舞斜陽小金藏之枕篋
獨坐無聊時一誦之

琳娘不好粧飾粗服亂頭天然風韻有潔癖拂
拭几榻塵塵終日不去手凡賈人與達官門吏
等雖挾重貲求見概不納獨與湘湖老人程介
夫善故介夫贈詩有作客頭將白逢卿眼倍青
之句後介夫得疾旋里逾年無信其同鄉友人
王百川過琳娘見淚痕滿面伏枕不起詢其故
曰昨夜夢介夫死矣百川多方慰喻終不釋已
而齒問果至琳娘爲位哭之累日噫風塵中如

夢尸齋集卷十一
琳娘者蓋亦鮮矣

簪姑人物秀麗服御繁華有豪貴家氣象韓江
士人鄭之鼎嘗與交好贈詩云碧紗如霧護春
粧蘭麝熏多骨亦香何處相逢曾識面刺桐花
底月昏黃矜貴氣象於此可見鄭生貴介子弟
與簪姑往來未及半年所贈不下數千金唐人
北里志稱每席四銀燭盡加倍較之鄭生不亦

陋哉

玉娘膚理皙白態度輕婉每夕陽含波晚風微
颺輒金鎖絳衫獨倚水榭望之如仙座客王百
川贈詩曰滿江風月淨塵氛獨立亭亭迥不羣
漫說玉娘顏似玉軟香更勝玉三分真實錄也
其母貪鄙稍不如願卽令玉娘謝客澄海豪客
李芥園邀集韓江人士張宴湘子橋下玉娘每
度一曲擲錦卡匹其母聞之匍匐船頭口呼佛
號以謝芥園叱去滿座闐然玉娘不勝忿旋舟

數日不食其母悔悟惡習爲之稍減

石姑又名十姑白如玉肪眉目楚楚饒有風致
曾隨僮父四年而寡無所倚遂返程津理故業
曲中姊妹咸非笑之獨小娜與之欸洽相對忘
懷小娜潔白可匹石姑而冶容柔態則過之昆
陵陳雲羈旅梅州每月夜卽招兩人煮工夫茶
細啜清談至曉不及亂人怪之答曰譬彼名花
綴於樹枝迎風浥露神致飛越若拆而嗅之生

氣寂然有何意趣後解維返省石姑小娜南望
零涕甚於所歡噫如陳生者堪稱好色矣非若
登徒子徒有淫行也

寶娘不知其里居姓氏大抵韓江土著或曰金
姓故又呼金寶云頤而秀玉立亭亭髮長委地
善歌工調笑凡往來韓江及宦遊者靡不與之
相接余友宗君芥颿攝南澳司馬篆譙集其舟
寶娘平日遇富商貴介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者

都無所屬意獨傾心於宗君時宗君髦矣視茫
茫而髮蒼蒼且於溫柔鄉中卽其少壯時初無
所繫戀故於金寶亦淡寔置之僅以定情詩八
首作纏頭之贈受代者至旋歸會城逾年揭陽
有事隨觀察張公朝縉復至韓江事畢張公置
酒宴羣僚席間爲宗君曰吾聞此間有名妓金
寶者欲委身於君非一日矣君固名士也以名
妓事名士卽如鄉當日董小宛之嫁冒襄至今

傳爲美談吾當爲君作蹇脩以成其美卽令海
陽令諭金寶之假母是夕以彩輿簫鼓迎之而
歸宗君出其當日定情詩以示同僚一時傳頌
羨金寶之得所歸而張觀察實當代風流教主
也詩曰去年夏會共浮槎踈雨如珠透臂紗似
此風流真絕代妙香開到白蓮花莊嚴喜聽腐
儒談打破機關絕愛貪別有風光消不得杏花
春雨似江南瓊花一見一回新更向名花證慧

因畫舫簾波燈影下紅粧偏對白頭人細撥檀
槽板未停低鬟翠鳳動琤玲多情爲我歌金縷
倦倚篷窓半醉聽濛濛香篆障輕綃髻簪釵橫
奈此宵觸迕校書狂杜牧填詞紅燭又高燒前
身雪北與香南拈取紅芳一指叅結習風懷除
得否載花船是散花龕流轉濃華又一巡幾畚
風信逐芳塵蘭因絮果何時了我是羅浮夢醒
人贏得清風兩袖輕濃香淺夢記分明愧無十

幅纏頭錦便面題詩贈寶卿余讀其詩苑麗纏
綿鍾情實摯因拈如此江山一闕以贈藍橋本
是神仙窟爲問阿誰能遇碎搗元霜細斟玉液
夢遶韓江古渡相逢競妒覩鬢影脂香輕盈媚
嫵畫舫橫波錯疑解佩漢濱女赤繩經早繫就
笑擲心賣眼多少紈袴往日情凝而今願足知
費幽懷幾許韶華暗度試品色題香素云遲暮
月下花前從今詩思苦

小琳者金寶之女姿態不甚艷而粧束雅淡別具一種韻致自金寶歸宗司馬舟中冷落不啻蓬門小琳屈意款接凡至其舟者莫不賁臨坐終日無倦容於是物望頓歸家聲復振江南士人張仲玉與交最密贈以詩曰客邸愁無奈乘舸一訪卿叩門驚好夢倚笛奏新聲小鼎茶初熟疎簾月倍明撥灰添百和絮語忽更深同時擅美者有小足小燕皆色藝俱佳沈靜常贈小足

詩云十六芳齡正破瓜妙於酬應足當家生成
一種銷魂處眼似秋波臉似霞贈小蓀云胭脂
湖畔女兒家冶色當春醉曙霞未許羣芳誇解
語風流還讓合歡花練江何似浣花邨秀茁蘭
芽有小蓀莊蝶翻飛不知處原註小蓀自莊
漁庄潮陽携來空
教杜宇漬啼痕後小蓀因惡少招飲堅拒不去
被辱遂決意脫籍從良

俊添色藝不甚佳而性情豪放每逢月夜質衣

沽酒邀韓江士女作團圓會清歌酣暢恒數夕
不休後得消渴病瀕危囑其妹小鳳曰我本瑤
池侍女誤愛色香世界謫墮人間今限滿當去
旣而遍體嬌汗如燒沉水香聞隔浦視之玉筋
下垂雙眸合矣蘭溪章鳴臯有遊仙詩二首挽
之玉洞春迴萬樹花個中茅屋卽儂家閒邀姊
妹臨流水笑指蓬山隔彩霞一春好事醉中過
偏愛黃鸝對酒歌石徑兼旬無客到不關風雨

落花多小鳳亦翩翩有致今尚在韓江有無名
子贈詩云桃根桃葉莫爭妍月旦湘橋憶往年
有妹嗣音誇小鳳玉樓風韻更嫣然味其詩疑
與俊漆有舊者

軼事

岐嶺抵韓江六七百里而遙其間溪流曲折隨
山而下月夜女郎獨坐船頭輕彈低唱時一遇
之風味亦足宜人碣石衛先輩晞駿有詩云曉
風殘月滿江秋獨創芳尊澆客愁十載宦遊歸
未得不堪更聽古梁州公以名進士除興寧令
撫字心勞催課政拙聚書至數百卷公餘吟詩
自娛有事梅溪必登女郎舟倚翠偎紅在所不

免玩其詩可知其風格焉

有滿姑者本韓江妓恒往來清溪岐嶺間郡人
故未之識與餘姚翁寶山情好頗篤後其母卒
姑挈千金欲從寶山寶山避之省城屢招不往
姑不得已委身土人或詰寶山以堅拒之故寶
山喟然曰吾清白吏子孫也豈可以不義之財
玷辱家聲哉夫世人娶妻必訪其奩具之厚薄
爲取舍妓女挾貲而嫁猶之乎娶妻而得奩具

也何爲不義寶山未免矯情

昔陶朱公置富奇書以養魚種竹爲先務齊昌
境內遍處皆池沼既可灌田復可養魚而舍旁
及邱隴皆藝竹宛有淇澳之風而竹惟南齊橋
一帶爲尤盛兩岸綠影參差迤邐十里夏旱蒸
暑盤旋室中無坐卧處輒與魏湘巖楊嘉幹路
玉峯金柳南諸君携尊挈榼放舟其間登岸至
池邊竹林深處解衣席地而坐驕陽欽影通體

清涼柳南折荷花爲盃注酒其中以筋刺之而
吸相顧樂甚一日興闌思返林外忽有雙鬟冉
冉而至曰聞公等效李靖安故事烏可無酒科
我曹故不速而至視之則柳南所賞之大小兩
鳳也遂命歌相府蓮一曲同人紛起洗花更酌
久之夕陽欲下飛鳥歸林柳南載兩姬返棹謂
余曰昔在傳家孔公墓中嘗與同人納涼此地
有時郭姬亦不召而至今諸人散若秋烟而我

儼然重至能無如右軍蘭亭脩禊俯仰今昔之
感耶大鳳卽磨墨舒帡請賦詩以紀柳南成七
律一章脩篁兩岸綠叅天依舊風光似昔年獨
倒芳尊悲逝水空勞湘管吊非烟朱門俯仰成
春夢白袷飄零老研田何日扁舟返鑑曲匡床
夜雨話聯蟬大鳳貌不逮小鳳而情勝之與柳
南無一夕歡握手纏綿較嚙臂者更篤故柳南
每有燕集雙鳳必翩翩齊下猶賣珠者得錦匣

而光益顯也

程江蛋船中有雛女年纔十一歲髦髮綵髻垂肩際若松塵一夕窺見其母與所歡橫陳榻上不覺慾心頓熾比曉告母欲人梳櫳母笑其稚年無識諭止之女曰不如我願卽服毒死母無悔也越日竊取鴉片和酒欲吞母奪棄之不得已爲之倩人梳櫳見者咸捧腹胡盧而去或有訐之者曰汝知姦幼女之律乎是欲誘我以蹈

法網也女則晝夜號泣欲死母因招無賴子與以金若傭值者至今女長猶不滿三尺而爲雨爲雲已不止高唐一夢矣五代南漢劉龔每令男女白晝裸淫後苑相視爲樂名爲大體雙後苑中鳥獸以及鷄犬皆見慣亦鎮日交合今雛女見母之交歡而遽思梳櫳是何異南漢苑中之禽獸哉

又有老媚年垂六十齒搖搖而髮星星狀極衰

悠然夜無男子則寢不安枕一日停橈江渚見
一少年於水淺處褰裳以涉體貌豐偉娼愛之
邀至舟中屈意承歡欲與合少年不可曰汝髮
其種種矣我方年壯毋乃不倫請別選相當者
以求歡子不敢聞命矣娼因餌以重金少年遂
勉就之至今倡隨如夫婦焉昔夏徵舒之母雞
皮三少嘗借陽精爲駐景之丸故人或以娼擬
夏姬夫夏姬年髦而貌艾自陳靈公之後楚莊

欲納之而不果後巫臣子反黑要之徒爭欲委禽者指不勝屈其艷冶之態卽少女者猶瞠乎其後也記曰擬人必於其倫若老娼者徒有淫行而無駐景之術直母彘耳烏足與夏姬全目語哉

江左楊少愔者年弱冠丰姿妍秀如好女子見人面輒發頰強與接數語卽避去隨舅氏某公任潮州分司舅嘗謂人曰此余家賢宅相有五

代楊遵彥之風真足消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
者也與一姬交最密姬品貌年齒與生亦相埒
嘗細雨初晴兩人乘舟閒泛岸上觀者環堵驚
爲一雙玉樹臨風搖曳也尋某公卒凡親友隨
任者皆旋里生獨戀姬不去逾年囊橐將罄姬
勸其歸輒淚沾衿袂姬因太息曰我豈不欲脫
籍相從顧私蓄止百餘金不足以飽阿母愆然
謀事在人君携去試向贖身濟否聽命可也生

免交好者說之鵠不從計無所出惟閉戶掩泣
或散步青天白日間一日徘徊樹下望姬船鳴
咽不已忽有人自後撫其肩曰異哉子何悲之
甚也生驚顧則一少年衣冠楚楚爰詭詞以對
客搖手曰觀子神氣已知底蘊自指其胸曰此
中有熱血斗許願爲世間佳士一洒之君固未
可與語者客嗟欲去生知非常人挽與共坐備
述頗末客初無一語但詢生姓名寓居而去久

之揭陽奸民朱阿姜謀不軌制軍提兵往勦文
武員弁往來韓江上下者如梭織一夕姬與他
客酌酒篷窓撥石槽度曲忽有皂衣者數人至
疾呼曰督轅巡官至舉舟惶遽客倉皇鼠竄
而巡官已高坐艙中傳呼搗母責其買良爲娼
令左右褫衣欲撻之搗哀乞始釋顧謂姬曰汝
當照例發賣姑念事不由已許汝擇人而嫁姬
跪謝以願從楊生對巡官卽傳生至舟視之曰

真汝偶也。飭繳身價，給鵠促兩人買棹，遶行，生與姬喜出望外，而終不知巡官爲何人也。次日，薄暮，舟抵三河，有客携尊徑入，揖生稱賀。蓋卽當日樹下相逢之少年也。笑問姬曰：「昨夜驚乎？」曰：「者別後，謀爲若兩人撮合，而無術，非制軍臨郡，烏能作此狡獪以遂足下願乎？」生與姬頓顙。若崩角敬叩。姓氏客不答，但酌數觥，致聲珍重。騰躍登岸，長嘯而去。嗟乎！誰謂世無黃衫客哉！

昔有浙東陳生遊幕海陽學問既優人亦老誠
持重服食更儉樸無華美每謂同人曰吾儕彈
鋏侯門所得脩脯如傭工之值贍父母妻子而
無餘豈可冶遊以喪志少年儇薄者恒非笑之
爲迂曰彼孽緣未到耳饒舌何爲凡同人設席
河干強之必峻拒越十年幕囊所蓄幾累萬而
生亦年垂耳順矣因束裝思歸戒途有日驕其
同人曰諸君見我之歸徒嘖嘖稱羨盍亦學我

之守不作狹斜遊乎同入銜之思設筭以相傾
而無術謀之某姬云此亦易與先是姬小忤幕
寮虞有禍轉懇陳生爲之緩頰而免每欲置酒
申謝生拒之至是招其僕歛容致詞曰我蒙陳
君覆幬久矣今聞遄歸有日圖報無期特備薄
餞以伸惻曲煩謹達之倘得一顧當酬以洋蚨
大衍之數非所吝也僕利其金以告生且慇懃
之生念僕相隨久藉此一行足償其勞况刻卽

解維何至喪其所守因許之姬遂盛筵延生至
舟翠袖金尊殷勤持奉無半語涉諱亦不作狎
昵態生私心竊許謂章臺柳竟不作臨風蕩颺
耶日暮辭去姬並不挽留送至鵲首而預屬篙
師伺其登岸擠之落水姬卽奮躍隨下抱持狂
叫舟人全集掖之而起衣冠沾濡回坐舟中呼
僕旋寓取衣良久不至詢之則已入醉鄉置主
人濕衣沾體而不顧矣生躁悶欲死已有雙鬟

捧華服至換畢猶兀坐以待夜分身倦假寐於
楊姬爲之遍體按摩覺骨節盡酥沉沉睡去比
醒聞枕畔小語曰渴乎視之姬也語如鶯囀氣
勝於蘭不禁神魂宕蕩不能定情從此朝朝暮
暮至兼旬不返僕促之歸曰舟中樂甚吾將娛
老於此矣迷戀數年半生心血所積盡歸烏有
而面目亦憔悴羸若病夫有當日被其訕笑
者相顧曰陳某素不治遊其鐵石心腸之張乖崖

乎座中有妓心中無妓其有道之程夫子乎今
何以色荒若此則直是河間婦矣生聞之默然
無以對未幾卒於舟妓殮而埋之噫女色爲釣
魂之鈎妓館實陷人之穽觀於此可以猛省矣
昔黃司馬之署梅州也有家人張和者曠無長
物與一妓交最密至積逋累累故往來雖頻而
纏頭甚薄假母患之令妓拒絕而妓不聽一日
張飲妓所夜半母喚去借他事撻之無數始令

返張見棒痕爲之揮涕撫摩妓益感其意謂曰
情好如我兩人豈忍相離然汝旣不能脫我於
風塵而母日摧折終不免於難不如仰藥同死
結夫婦於九泉不猶愈於生乎張落魄計不得
妓無生人之趣慨然許諾妓拔釵付張質錢沽
酒投鴉片於中兩人對酌各醺醉抱持而卧迨
母驚覺多方灌救妓蘇而張則無及矣母携妓
向州署自投司馬云彼孽由自作與汝等何尤

越日妓抱琵琶唱曲爲他客侑酒不復念張之
死并張之何以死也而張魂不昧每夕至舟首
呼妓名而罵鷄鳴始去妓延道士作法禳之厲
益甚甚至掠磚拋瓦解衣床外衣自豎立種種
怪異不可殫述而遊客之尋花問柳者亦畏是
不敢登其舟久之鴛不堪其擾賣妓與鄉人爲
妾妓夢張謂曰汝誘我同死而今獨活行將與
汝就質陰曹以泄此憤耳逾年妓爲其嫡所辱

忿激服毒死人盡云負張之報其所以不死於
疾而卒死於毒歟余謂張咎實自取其遷怒於
妓是張死而猶頑鈍無知也妓之死亦命數會
逢其適非張之果能爲厲而死之也紀之以警
世之戀妓者

夢尸雜著卷十終